

# 医学博士为癌症父亲作最后选择

得知父亲身患恶性肿瘤晚期的陈作兵,把父亲送回了浙江诸暨老家。他是浙医一院毒理专家、医学博士,他没有选择放疗化疗,而是让父亲安享最后的人生。

78岁的陈有强患腹膜恶性肿瘤,全身转移,2011年4月发现的时候,已属后期了。他的儿子陈作兵则是浙江医科大学一附院的毒理专家、医学博士。

**愿望**

陈有强在浙江医科大学一附院住院时,陈作兵的哥哥姐姐、嫂子妹夫全都汇集到医院来,三家人轮流送饭、守夜。眼见许多恶性肿瘤晚期的病人瘦骨嶙峋,痛苦不堪,陈有强找到医生说:“我实在不愿意再看着儿女这样奔波劳累,也不愿意自己变成别人那个样子,你们让我安乐死吧,如果你们不能这样,我自己想跳楼。”

老父亲的愿望,也是许多晚期肿瘤患者的愿望。得知父亲的想法后,陈作兵对父亲说:“爸爸你放心,活着的时候你要坚强,但走的时候,我绝对不会让你那么痛苦——最后一定让你安安静静没有痛苦地走。”

陈家召开了家庭会议,商定由父亲自己作决定。父亲虽为工人,后做农民,但喜读国学,对生命哲学有自己的见解。父亲问,化疗、放疗后可以延长多长时间?陈作兵说,效果好也许几个月。父亲又问,多少钱,对人体有什么不好?陈作兵答,全部公费的,副作用是脱发、无力、胃口不好等等。父亲说,让我想想。

第二天早上,父亲说:“我想和你母亲回老家去。”

**回家**

从杭州出发,沿着富春江,开车回到老家平时要走两个多小时,2011年7月,把老父亲和母亲送回村子,陈作兵开了近五个小时,他知道,这是父亲最后一次走这条路。

富春江两岸景色秀美,车开开停停。父亲平素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车停下来,他就风景处站一会,说些闲话。陈作兵年少的时候,离开村子到马剑镇上读中学,父亲每次都空着肚子,用空罐头瓶子给他带来梅干菜炒肉或者

炒猪肝,父亲那时候还在诸暨汽车站上班,每个月20多块钱的工资,要供养三个孩子。父亲曾无意间说起,马剑镇的面条很好吃。车开到镇上的时候,陈作兵说,爸爸,我们就在这吃碗面吧。父亲点了一碗大排面。

上和村在诸暨市西部山区,一条小溪穿过,自然环境十分优美。父亲回到村子,陈作兵安排亲戚谁也不要多说什么,“让父亲安静从容地过一段舒心的日子就好了”。母亲陪伴着父亲,父亲不再吃药,不再打针,只吃些自己最喜欢吃的东西,“严格说都是中医禁忌的东西,猪肉,鱼肉,牛肉,鸡肉……爸爸喜欢吃肉,就让他吃好了。”“爸爸吃得很开心,一直到去世,他也没有像晚期肿瘤病人那样变得很瘦。”

陈有强在整个冬季总是坐在门口的石凳上,目光所及是远处的山,满山的毛竹挺拔秀丽,村里的人得知老人病了,每个路过的人总是要和他说几句话的,这些孩童时就曾和父亲在一起的人,父亲在最后的半年里,几乎都见到了。

除了2011年9月至12月在国外进修的时间,几乎每个周末,陈作兵都开车带妻子和女儿回到村里陪伴父亲。那时候,父亲还可以独自种地。看着山上的泉水,他像对儿子说,又像是在对自己说:“你看这水,一点一滴流到小溪里面,流到金沙河里面,再到富春江、钱塘江,最后汇进东海,无声无息的,人的一生,也是这样啊!”

2012年的春节,是陈家最为热闹的一个春节,陈家全部汇集到诸暨市陈作兵的哥哥家里。父亲给每个孙子孙女都发了红包。陈家吃了年夜饭,拍了许多张全家福,父亲在拍照的时候,始终笑着。

**离家**

过完春节,父亲就因病重住进了诸暨市人民医院。按照父亲的意愿和陈作兵的建议,治疗拒绝一切化疗放疗,只是普通的补液,对症治疗,缓解疼痛。此时的父亲已经是昏迷的前夕,疼痛越来越难受,腹水增多,肚子已经隆起。

陈作兵记得,父亲去世前的一个周末,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但还能说些话。父亲说,他的骨灰必须拿回农村,埋在奶奶旁边。这是父亲与陈作兵最后的告别。

(摘自《看世界》2012年5月下 阿南/文)

一周后,2012年3月22日凌晨,母亲打电话告诉陈作兵,父亲病危,陷入昏迷,医生问要不要抢救。陈作兵告诉母亲,不要采取积极的抢救措施了,不要打扰他,让他安静地离开吧。三个多小时后,陈作兵赶到,父亲已经平静地离去了。

父亲终究没有吃到自己亲手种下的蔬菜。母亲将他生前种下的苋菜做成梅干菜,还把南瓜子取出来晒干,这些食物陈作兵现在还没有吃完。陈作兵说,如果父亲一直在医院里,现在肯定还活着,身上插着七八根管子,每天消瘦下去,脱发,腹胀,“一定是做不了这么多事的——和他的亲人和朋友——告别,回到自己出生长大的地方,聊天,种菜——几乎每样想做的事他都做了。”父亲平静而有尊严地走了,“父亲如果还能自己决定的话,一定会同意我的决定。”

责编/赵旭如  
美编/汪菲 校对/李琳娜



“我尝试着叫醒那些熟睡或装睡的人。如果醒的人多了,也许他们能聪明到想出办法。”

5月初,“明胶门”还让人惊悚未定,一幅“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形势图”迅速蹿红网络。随后,这幅形势图所在的网站“掷出窗外”一夜爆红。除了这个让人触目惊心的形势图,网站还收集了2000余条关于中国食品安全的负面新闻,随着点击量的过大,一度瘫痪。

“我自己都上不去了。”该网站的创办者、复旦大学历史地理专业的一年级研究生吴恒坐在记者面前苦笑。

自从考上复旦大学历史地理中心的研究,1985年出生的吴恒就逐渐爱上了一家小店。这家店位置好,性价比还极高,一份铁板牛肉盖饭只卖10块钱,牛肉多得让顾客心生愧疚,几乎要感觉自己占了饭店的便宜。直到2011年4月,他看到一篇新闻,瞬间如同被雷劈中:《多地曝用牛肉膏制造假牛肉多吃致癌》。再上网一搜,更多的有毒食品扑面而来:“毒奶粉、毒豆芽、地沟油……他恍然发现,自己已被包围,生命岌岌可危。

“我没有那么聪明。想出破开铁屋子的方法,但至少我尝试着叫醒那些熟睡或装睡的人,因为我想,如果醒的人多了,也许他们能聪明到想出办法。”吴恒决定,做一个专门曝光食品安全问题的网络平台,提高公众的防范监督意识。

很快,吴恒征集到了33位志愿者。有些是他朋友和同学,更多的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在一个月,他们搜集了2000多篇事关食品安全的新闻报道,吴恒又花600块钱租了网络空间,“掷出窗外”于2011年6月17日正式上线。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地区、食品种类或某个关键词,查到自己关心的食品领域有哪些危险;或是自由补充相关方面内容。根据Google Analytics的统计,5月6日到9日,这个网站的访问量累计153万次。

后来,吴恒根据他搜集的那些报道,写成了一篇《易粪相食:中国食品安全状况调查》,贴在“掷出窗外”。他想表达这样一种含义:我们相互欺骗,最终谁都无法逃脱有毒食品的戕害,结局势必是集体溃败与灭绝。

吴恒是一个对自由满怀冲动的人。由于看不起竞价排名,他坚决拒绝使用百度;读研第二年,他自愿报名去宁夏西海固支教一年;又因为做“掷出窗外”而不得不再次延期一年毕业。他毫无悔意。

然而“掷出窗外”快一年了,他并没发现现实有什么改变。这让充满了挫败和无力感。这并不是他第一次感到无力。学会上网后,他发现“原来,教科书有这么多骗我们的地方”。他打算做一个关于历史题材的专门网站,“把那些骗我们的文章都贴出来示众。”也就是说,这个对食物里的毒料为追猛打的小青年,也准备对精神里的毒料动手了。

(摘自《南方都市报》5.9 冯翔/文)

11 责编/姚瑶  
美编/沙漠 校对/侯宇

# 纠客:用科学在电影中“找茬”

所谓纠客,是一群到处找BUG的高手。BUG一词,在影视剧中被翻译为“穿帮”。纠客是一群爱较真的人,他们在意细节,因此能发现常人所不知或忽略的错误,一旦发现错误,他们就会毫不留情地通过网络公之于众。

**每一处穿帮都是“抠”出来的**

今年26岁的冬子是一名专职资深纠客,目前国内BUG交流与分享平台“穿帮网”上的不少作品她都参与制作。冬子笑称自己有这个毛病大概四五年了。找穿帮镜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仅需要敏锐的观察力,还需要具备丰富的知识。“每一处穿帮都是一点点地‘抠’出来的,因为那些画面一闪而过。”

冬子说,影视剧的穿帮镜头大体可以分三种形式,一种是道具穿帮。比如《金婚》里主人公爱看苏联小说,1972年才出版的书,剧中1956年就摆在书架上了;再如《奋斗》里陆涛衣服的变化,上楼前是黑衬衫,上楼后就变成粉衬衫了。

电影《唐山大地震》一上映,纠客们便毫不留情地找出10处穿帮的地方。其

时尚

巴黎是座创意之城。除了平时经常接触到的时装、家居等代表行业,普通行当也是各种稀奇创意出没之地,即使最普通的超市也很会抖机灵。

在巴黎逛超市,不仅可以看到奇特的商品,还能遇上大批红男绿女穿着时尚,篮子里只躺着小包装果汁、牛奶和两三个水果。每当与其擦肩而过,第一反应便是:单身者。浪漫的法国人可以在咖啡馆和美丽的女女郎搭讪并送上一朵玫瑰花,但换成超市,他们就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要送只烤鸭给心仪的女子。巴黎的老佛爷超市由此想了个绝妙的创意:用篮子表明自己是否单身,是否愿意接受追求。办法非常简单,单身男女可以在进入卖场时在服务台要一只特殊的篮子。这只篮子与众不同的地方是有件红色外衣,它像一句暗语表明使用者的身份和意图。每到周末,老佛爷超市都人满为患。

我和伊琳同去的那天,因为红色篮子已经发放完毕,所有单身男女都需要排队等候。半小时后,我和伊琳为各自的购物篮套好红色外衣。货场内,男男女女目光闪烁。我先按计划去拿奶酪、面包、洗头水和卫生纸。伊琳追着我把这些日常用品一件一件重新放回货架。她说:“你怎么能拿这么俗气的东西,会让单身男人吓跑的。”

我有点儿蒙,必须买的都不能买,那放什么?伊琳挑了两盒饼干、一份饮料和几个橙子,然后说,放这些就OK了。我们极其优雅地拎着轻巧的篮子,在偌大的超市里和本来需要的日常用品擦肩而过。在护发用品货架前,一个棕色眼睛的男人走过来问好,我们多少有些局促,他说自己是个雕塑家。在他的篮子里,我看到两双袜子和一支牙膏。

离开老佛爷的时候已是华灯初上,超市门口依然有许多排队的人,一个浪漫点子让不起眼的超市变成相亲会场,即使经济低迷,但单身男女为得到一只红色篮子总要消费点儿什么吧。(摘自《城市快报》刘媛/文)

新鲜

今年26岁的张丹曾梦想着当一个威风八面的女馆长。不过开旅馆并非说说那样简单,小旅馆虽然门槛低,但光张丹所在的这条短租500米的街道上就有六七家小旅馆。

除了想当馆长,张丹喜欢看小说,也喜欢写小说,还建立了小说QQ群。一天,张丹突然灵机一动:为什么不开一个“小说+旅馆”模式的“小说旅馆”呢?按照喜欢的小说中的描写来布置和设计这个小旅馆,提供的服务也是小说说的……这次的想法竟然在QQ群里获得了广泛支持。

很快,张丹就找到一家因赔钱换了四个老板、有十间房的小旅馆,重新装修,很快,第一家“丹·小说旅馆”开业了。2009年,悬疑电影火爆全国,于是第一个月张丹认真选取了福尔摩斯的十个探案故事为背景,将十个房间进行了巧妙设计。

当顾客走进旅馆时,小旅馆里播放着福尔摩斯最得意的小提琴协奏曲;前台桌上放着一个超大烟斗,桌边还立着个衣帽架,衣帽架上挂着那顶著名的圆筒状的帽子和黑包的披风。十个房间全以“魔鬼之足”、“雷桥桥之谜”等悬疑案件进行命名。顾客选好房间,张丹便给他一张写有与

流行

中一幕,方登的养父母穿的军装上明显出现军衔,就有纠客指出它是一处硬伤;我国从1965年起开始取消军衔制,第二次实行军衔制是在1988年,而剧中当时是1986年。

二是镜头的连续性。上一个镜头餐盘里的食物快吃没了,下一个镜头又变多了。《房前屋后》里搬家的一个镜头,从外面进院子是9点,紧接着的一个镜头是从院子里进屋,这时时间就变成6点了。

三是剧组人员或设备等被拍在画面里的穿帮。比如《士兵突击》第5集里,就把话筒拍到画面里了,并且持续了好几分钟,还有一集是把剧组人员的脑袋拍在画面里了;《金婚》里有一集是窗户玻璃上映出了剧组人员的影子;《疯狂的石头》里宝马车标映出了摄像机的影子等等。

“一个人的知识面毕竟是有限的,但影视剧中涉及的内容却是无限的。我个人的做法是怀疑一切,剧中一切自己认为可能穿帮的地方,就去查证相关资料来证实。”冬子说道。

繁华的大都市上海,一直以“快节奏”著称,连达的地铁、速成的快餐等与“快”结缘的事物,在这里都格外容易扎根。但眼下,疲于忙碌的沪上白领开始青睐一些可以放慢生活脚步的“创意馆”,磨出忙中偷闲的“慢时光”。

在上海各个区,时下争先兴起“数字绘画馆”、传统手工艺、个性陶艺吧等创意馆,让白领有了更多就近消磨时光的去处。不同于在某个晴朗的午后,在咖啡屋或书屋打发时间,在“创意馆”的慢生活,往往伴随着更多互动性,也能结识更多的朋友。

地处上海中心城区的小鸟啄米手工室,主要是教授白领手工制作山东的纸鸢、老北京的风车、四川的竹编椅等传统手工艺品。手工室的主人介绍,这里每周开放6天,接受散客,也接待企业团队。白领们青睐在这里跟着师傅一起做仿古宫灯、制风筝,共同分享一段怀旧童真时光。

在另一家数字绘画创意馆,店面约摸20多平方米的小屋内,几名年轻白领正专心“作画”,看似很难的风景油画,其实已分好色块、固定好造型,临摹者只需按画上已标明的数字,填充画格,即可“绘”出一幅色彩斑斓的油画。

来上海工作两年多的杭州女孩米雪(化名)表示,上海忙碌的工作常常让自己觉得喘不过气来,偶尔在这里坐上一下午,喝喝茶,作作画,让时光在画笔中慢慢流逝,也有了更惬意的生活感受。

除了一些特地开辟的“创意馆”,一些白领钟情DIY的“创意吧”,召集一帮熟识或不熟识的朋友,找一处幽僻的上海老洋房,踩在嘎吱嘎吱的木板上,透过窗外的缕缕阳光,一起品读张爱玲的《小团圆》,你一段我一段,将书中自己最钟情的文字缓缓吐出。

(摘自《周末》郑莹莹/文)

乐活

房间名字相同的钥匙牌。走进房间,顾客会发现床上的字条上写着一件已经发生但还未破解的根据福尔摩斯侦探故事编成的“案件”,比如:“雷桥桥之谜”房间里就会有“黑夜里丢失的手枪”,客人一旦找到房间里玩具手枪的藏身之所,就会享受九折的房价优惠以及一份免费早餐。

在张丹的小说旅馆里,大家喜欢上了“串门”——顾客破了自己房间里的案件后,有的会主动去帮助其他房间的朋友,有的会故意给别人设置障碍,目的就是让大家都破了案,他却在一旁偷笑。

为了拓宽思路,张丹建立了专门的“丹·小说旅馆”网。她让大家投票决定新一期的小说旅馆主题,还提前半个月在网上发布下期预告,让大家来设计情节,甚至还安排已经预定准备入住旅馆客人的角色,给他们准备与当月小说主题、角色扮演相符的服装,让每个人都全身心地参与到小说中来。

不久之前,张丹接手了周边三家经营不好的小旅馆。但张丹的小说旅馆连锁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将目前的四家小说旅馆分为古典小说旅馆、欧美小说旅馆、电影小说旅馆和网络小说旅馆。

(摘自《生活报》曲慧/文)

尚 2012年5月25日 星期五  
第21期 图闻周末

# 纠客:用科学在电影中“找茬”

**纠错出自善意**
看电影是一种娱乐,这样“找茬”是不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

纠客李威仪却不这样认为。“这丝毫不会影响电影带给我的乐趣。我看电影时并不会去纠错,只是在回味电影时我才会思考,我觉得挺有趣的。”把看似枯燥难懂的知识与大家喜爱的电影结合起来,在他看来,更重要的是能起到科普的作用。

而“穿帮网”的发起人阿布则认为,纠客是一种“自觉的社会监督”。“对影视的纠错,我觉得是善意的,是有积极意义的。好莱坞在上世纪很长一段时间保持着良性的自纠自查的严谨态度。规避穿帮镜头的过程就是提高拍摄技术、升级器材道具的过程。如果年轻的导演能了解到前辈们曾经犯过怎样的错误,自己在做片子的時候,就一定会小心”。

(摘自《广州日报》梁焯、黄嘉玲/文)

欢唱属于快乐的人

由《文萃报》、《文萃周末》及湖南

经视联合举办的大型老龄电视歌唱大赛《幸福来欢唱》的海选仍在火热进行中。在5月19日的直播中,最吸引人眼球的莫过于来自长沙的金婚夫妇——78岁的肖发老人与他72岁的老伴黎翠芝女士。

肖老头戴时软的软檐帽,那把长长的白胡子是他最得意的个人标志。一演播厅,肖老便幽默地用英语跟评委们打了声招呼:“Long time no see!”黎奶奶说,她和老伴特别爱唱歌,之前自己身体抱恙,老伴每天都在她身边为她唱歌,才让她能够保持快乐的心情,迅速康复。这次为了参加《幸福来欢唱》,他们还特地排练了两首英文歌曲。看着黎奶奶甜甜的笑脸,肖老轻声用英语对老伴说了声“I love you”,一向严肃的评委们也不禁被浓浓的爱意打动,直夸他们是排名第一的恩爱夫妻。

《幸福来欢唱》自开赛以来,一直受到观众的热捧。选手们除了精心准备参赛歌曲,为了增加胜算,他们还想了不少吸引眼球的奇招。

为了美美地上台比赛,“刘大姐”特地起了个大早,因为准备的曲目是湖南花鼓戏,她必须用传统的油彩为自己化个“浓墨重彩”的妆。除了在妆容打扮上花心思,“刘大姐”的比赛过程也是充满转折,从一开始是湖南花鼓戏,被她唱着唱着就转成了安徽黄梅戏,听者的意外神情显然在“刘大姐”的意料之中,“大家都是来唱歌的,必须得在其他方面下功夫才能更让人记住。”

57岁的翟长军专门从北京赶到长沙来参赛。身为演员的他曾经在83版《西游记》中短暂出演过猪八戒,这次比赛也是以猪八戒的造型亮相,一曲《敢问路在前方》唱毕,没过足戏瘾的他还要求与评委刘赵黔合演一段“猪八戒背媳妇”,感情之下“黔黔姨”只好害羞地说:“下次,下次。”

“来《幸福来欢唱》只问快乐。”作为长沙一家企业的负责人,年过六旬的选手何家宁说:“因为歌声属于每个追求快乐的人。”

63岁的何家宁还是个发明家,共有60项发明专利。他素爱唱歌,歌声十分有穿透力,可是比赛时有些紧张,发挥得不够好,不过他并不在意,走出舞台便在外场向观众们打起了太极,并兴致盎然地说:“不管是歌声,还是太极,我只想给大家带来生命的赞歌和幸福的赞歌!”

据悉,到目前为止,《幸福来欢唱》共近1500名选手参加海选。复赛将于6月2日起展开。

(本报记者 姚瑶)



恩爱的金婚夫妻